

作家与编辑只是分工的不同,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,却有高下之分,似乎作家是所谓“灵魂的工程师”,编辑不过是作家做嫁衣裳的工匠,这其实是莫大的误解。

我回顾七十多年的写作生涯,对于甘心“为人做嫁衣”的多位编辑,充满了感激之情,没有他们的鼓励、指导、加工、润色,我不可能获得写作上逐步的提高,作出一些微薄贡献。

对我来说,虽然少年时代就在故乡《新溧阳报》发表过散文,但是1941年孙伏园先生在重庆《中央日报》的副刊用整版篇幅发表我的《威尼斯的忧郁》,却是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。从此我开始决心走向文艺、学术研究的写作道路。

孙伏园不是完人,不是圣人,他后来与他的恩师鲁迅疏远了,信仰了乡村自治的学说。但是,作为编辑,他却使我敬仰之至。相处多年,他从未说过一句借鲁迅自重的话,也没有因鲁迅对他的指责作过任何辩驳或解释。平易近人的神情完全出人意料。谁都不会相信他是当年发表鲁迅《阿Q正传》的《语丝》的编辑。

当时找他的文艺青年太多,他来不及接待,但不厌其烦,特地为住在重庆南岸的几位作者写了介绍信,让他们经常来找我,彼此“交流交流”,多谈谈,“对写作也是有帮助的”。他对于文学青年真正做到了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

卢豫冬,笔名旅冈,年纪只比我大六岁,出身于广西贵县望族,抗战前本是中山大学的学生,后来成了左翼剧联的成员之一。1949年初,他在广州《大光报》任职,国共和谈正在进行,国民党提出了以长江为界的“南北朝”形式,把中国对半开,这当然是荒谬之至。但国民

党和广东、广西的地方势力却坚持这一点。他授意我写了一篇《南方与北方》,通篇是谈山川、气候、物产等问题,好像是一篇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地理学论文。但在文章结束时则特别强调南方与北方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,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大大片土地上繁衍而成成长起来的。和谈宣告破裂,当时在广州的军政首脑才发现《南方与北方》是一篇危害性极大的文章,发出了逮捕此文作者的命令,而我也在一天之前离开了我当时的工作单位

中央通讯社,人不知鬼不觉地乘机离开了广州。他们对卢豫冬严加斥责,后来形势更趋险恶,卢去了香港。广州解放后,才回广州。

卢豫冬机智过人,我深为叹服。他在上海左翼剧联时,曾反对蓝萍(江青)演出《赛金花》,他知道江青心狠手辣,决不会放过他。因此,从香港回广州之后,他和戏剧、电影界一刀两断,坚决不介入。既没有再用过“旅冈”笔名,也离开了新闻界,改行到大专院校任教了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他侥幸逃过了浩劫,晚年在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任上退休,得以善终。

最后,要说说范泉。在孤岛时期,他编《中美日报》的学术理论的副刊《堡垒》,1941年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。他仍发表了我的《日本军部的特权》,那是冒了极大风险的。改革开放后我们见面时当然喜出望外。他希望我为他编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做点实际工作,我却没有配合,辜负了他的厚望,这一遗憾,永远无法弥补了。

和我打过交道的编辑,包括出版社、杂志、报纸三方面在先后有300位以上,总的来说,我对他们亏欠得太多,有生之年,恐怕也难以报答了。

平生只帮人担保过一次,却就出了事。

一天上午,一位领导领来一个人,说是有个担保,让我签个字。因为我是公务员,可以担保5万元。而来人只借1.5万元。却碍于领导的面子,也觉得1.5万元不是很大的数目,加之这个人在我分管副业时就已认识,是个养鱼大户,为人也还诚实,我虽然犹豫了一下,还是签了。

之后二年多,他每次都是借了还,还了借,结息不还本,一直在周转。谁知第三年大年初一,突然听说借款人死在了看渔棚里。这下我如雷轰顶,赶紧去他家。遇见了他妻子,一问,外面竟然借了有二三十万元。他妻子说,绝对不会少了我的钱,一定会想办法还的。

第二天,一些债权人到他家搬东西,几乎搬空了。还有一些人到他的鱼塘里捕鱼,捞虾,捉蟹。没拿到东西,没捉到鱼虾和蟹的人,就天天去他家逼债。这种落井下石的事,我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到了

元宵灯谜

刘茂业
宣布退出竞争(西点)
昨日谜面:耍呼拉圈的人(外国影片)
谜底:《环形使者》(注:使者,作“使用者”解)

正月初六,其妻锁了大门,留下一个空屋,远走他乡,不知所终。

一晃两年半过去了。银行一纸诉状,将我告上了法庭,连本带息加罚款,我要还1.8万元。虽然我觉得很

担保的恩怨

长 江

憋屈,很窝火,但说再多的废话也无用,只有自己承担,怨不得别人。这让我学了乖,在原则问题面前,任何人的面子都是不能给的。

后来,我终于打听到她的下落,她在苏南某城市打工。当我带着法院的人,在晚上十点多钟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,她十分惊讶。她表示不是不还钱,而是真的没有钱。也不是想躲避,而是在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。将心比心,人到这一步,她说的我都能理解。她把一个存折给了我,是她这两年多在这里扫大街的工资存款。工资每月300元,每月她存200元。月月不间断,共存了30个月,总计6000元。她说把所有的钱先还我,以后再打工还。此时我一肚子的怨气没有了,反而很同情她。她说:家里还有三间屋,两间厨房,也值万把块钱,你帮我卖了,钱归你,不够我再还。

谁知她的房子没有办房产证和土地证,以前审

批的手续是死者的。要卖,先得帮她办好手续,然后再卖。而她要卖房,涉及遗产继承,丈夫的前妻生有一子,他们再婚又生一子,死者还有一个老母在。房子的宅基地不是国有,而

系得到她,所以没有及时办理。就是知道,她也不敢回来办,怕人家还找她要债。后来她知道了,打电话给我,请我帮她办理。面对她的请求和信任,我无法拒绝。为此,我帮她查资料,翻档案,完善手续,帮她补办。有些手续不全的,由我担保,该本人签字的,都委托我帮她代签,一直忙了四个月才好办。



此时,她已60周岁,按规定已退休五年了。当她拿到大红的退休证,还有买断工龄补偿款,补发的退休工资共12000多元时,感动得直流泪。说,你帮我担保害你连累还钱,我在又帮我办好退休,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。说完,数了2000元给我,说,这个钱早该还你了。我说,也没指望你还,就算了吧。她说什么也不肯,我也只好收下。

我想,如果不是那样诚信还我的钱,我也许不会帮她这个忙的。说到底,不是我帮了她,而是她自己帮了自己。她真心待我,才换来了我真心帮她。这人世间,真心待人,总会得到真心回报的。

人生难免会有意外,但只要都往好处努力,坏事也能变成好事,怨恨也会变成感恩。

想起“胡葱”,现在读书的孩子都不知道是何物,旧时胡葱是一种常见菜蔬,那年头每到冬天,有时受了风寒感冒,弄碗胡葱肉丝面,滚烫滚烫的面条里多撒些白胡椒粉,呼噜呼噜连汤带水全部下肚,吃得满头大汗,再到混堂里泡个热水澡,奇怪,一出混堂那感冒也就好了!

关于胡葱,早在南宋年间杭州稻香村熟食野味就有“胡葱野鸭”一款佳肴。还有,杭州人清明节做团子除了甜馅之外,旧时乡下有一种

烧胡葱蟹粉面,加上蟹粉和猪板油的香味,还带有一点胡葱特有的甜味,是我儿时最喜爱吃的美食。

两年前,我去苏州乡下看到老农在卖胡葱,大喜!方知这是洞庭东山山民自己少量种在山上的,挑来这里换些钱,老农说,这是东山特产,山上旱地里种的胡葱

最好吃,香、嫩、甜、鲜,胡葱炒草鸡蛋,色彩黄绿映衬,好看好吃得不得了!我把10斤胡葱往车上一扔,又到太湖边的渔码头,见渔舟上有塘鳢鱼数十枚,条条肥壮,难得太湖野生活鱼,每斤80元,我想,冬天红烧塘鳢鱼与胡葱是最佳搭档,便全部买下,回沪浓油赤酱一烧,味道真正是好吃的!

说胡葱 杨志明



七夕会 美食情怀



请你猜一猜(剪纸) 李建国

母亲的厨艺极好,全家大小,都极爱吃母亲做的菜。而我最爱的,是母亲做的酒糟蛋。

每次回家,母亲就会兜一围裙的鸡蛋,到厨房给我做酒糟蛋。鸡蛋煎得香香脆脆的,浇上甜甜的酒糟,焖上几分钟。一碗漂着油星子、香喷喷的酒糟蛋就端放在我手里。母亲说,酒糟蛋活血又营养,你贫血吃了好。我闷头吃着,心头温暖,热乎乎的酒糟蛋一直热乎乎到心底。

母亲的厨艺

母亲喜辣,做的菜也偏辣,我家人都喜好。我生完儿子后,住在父母家。那时,我得了很严重的咽喉炎,嗓子嘶哑得说不出话。医生说千万不能沾辣,母亲听言,以后做菜时一丝辣椒都没有放。我知道,母亲是没有辣椒吃不下饭的,就要母亲留一个菜不放辣椒就行。母亲听了,有些生气地说,你

单吃一个菜,哪有营养啊,你还要喂孩子的。母亲想吃辣时,就干脆把辣椒粉拌在饭碗里,看得我心里酸酸的。

每年春节,我和弟弟两家人,都会在父母家过年,为的是可以大块朵颐地品尝母亲的厨艺。

这个时候,父亲和母亲就忙得欢天喜地的,像一对欢喜的花喜鹊。不到中午,父亲就把菜洗好、切好。到了做饭时间,母亲就扎上围裙,和父亲在厨房里,开始热乎乎地忙活起来。父亲灶前添柴,母亲在锅台上用心地烹炒,这个菜谁爱吃,那个菜少放辣椒,母亲心里都有一个谱。

母亲的厨艺

前不久,灶间就热气腾腾起来了,菜香弥漫了整个屋子。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地升起,缠绕在厨房的屋顶上,很烟火,也很温暖。我们在墙根下晒着太阳,玩着牌,

闻见菜香,都会使劲地吸一吸鼻子,说着好香,好香,就进厨房去兼菜吃。这时,母亲就会停下锅铲,转身递给我们筷子,嗔怪道,这么大个人还用手挟菜。我们边笑边忙着往嘴里填菜,含糊着直夸母亲的厨艺。母亲听了,就乐,满脸的得意和自豪。

这天,儿子磨蹭到我身上,勾着我的脖子说:“妈妈,我们什么时候去外

婆家,我想吃外婆做的菜。”一席话,勾起我心里一片水汪汪的潮湿,我想我的父亲和母亲了,想念母亲的厨艺了。我赶忙对儿子说:“我们明天去外婆家。”儿子听了,高兴得又蹦又跳。

是啊,有那么久没回家了,我也想尝一尝母亲做的菜了。母亲做的菜,有她手指上的温暖,有她身上烟火的味道,还有她绵绵不尽的爱。

小启

本版欢迎富有生活气息、有情有节、生动活泼、有真实内容的来稿。切忌编造、抄袭,字数不限,长稿尽量不超过1500字。

来稿请写明作者地址、电话或其他联系方式。凡在本报刊出稿件,在两个半月内未收到稿酬者,请来信与该报责任编辑联系。

——编者

边看边聊

初冬时节,我和朋友慕名前往浙江建德的好运岛。那日,天公不作美,下起了濛濛细雨,天色空濛。

岛上有很多美丽的孔雀,但都无精打采,任你怎么逗,始终不愿与人争艳“开屏”,令游人很扫兴。好在岛上的猴子特别多,也特别逗。猴子由专人饲养、专人调教,会向游人进行表演。那天参加表演的猴子有5只,它们在驯养人的指挥下,敬礼、翻筋斗,还有灌篮表演。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这些猴子居然能把游客扔给它的硬币放在嘴里咬一下,便知面额大小。如是一元的硬币,它会捡起来交给驯养人,一角、五角的则弃之,如是两枚五角的便不放过,它会一同捡起交给驯养人。不少游客惊呼,这里的猴子也成财迷了,这驯养人也太有才了。

其实这里有个教育问题。教,有指导、训诲、传授之意。驯猴人通过长时间对猴子的训练,教猴子学会了诸如“敬礼”、“翻筋斗”、“灌篮”等技能,这就是所谓的“教”;而“育”有生养、养活之意,还指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复制。驯猴人对生物学意义上的猴子,

由好运岛的猴子想到

赵宗仁

用人类社会学的习俗和规则来加以培养,教猴子学会辨别硬币面值的大小,这就是“育”了。

由此让我想到对学生的教育问题。在学校里,教学生功课、技艺与知识,应属“教”的范畴,而通过学校、社会、家庭教育来注重人的道德品质教育,让学生接受理

想与道德的规范,那就是“育”了。我以为后者更为重要。

十多年前,很多人对我们的教育曾进行反思,认为东方的教育是“羊”的教育,培养学生温文尔雅、逆来顺受、安于现状。西方的教育则是“狼”的教育,培养的是个性张扬、敢于挑战、不断超越的人。有人便认为,在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世界,我们应对学生要进行“狼”的教育。可谁也没想到,圈养的孩子尽管学到了很多知识、技能,且养成了张扬唯我的个性,有了点“狼性”,但失却了社会生存能力。在家是“狼”,在社会上则是“羊”。许多孩子都成了“洞里老虎”。

细细想来,问题在于把“教”和“育”分离了,只看重成绩、名次,而忽略德育育能,犹如学而不用,不能把学到的知识、技能通过实践转化为能力,那么,这样山寨出来的“狼”恐怕还不如能生存的“羊”呢!



欧阳修的“写作经” 吕震邦

北宋进士孙觉,认识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。有一天,他看到欧阳修有空闲,就去请教他:“怎样才能写好文章?”